

“三百六十行，行行出状元”是中国的一句老古话。“三百六十”只是一个约数，表示很多很多。上海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城市，城市给人们提供了更宽的求业、谋生的空间和机会。我的相册里保存着几张旧上海“三百六十行”的照片，有的行业早已消失了，更多的行业至今仍在，不过，他们的经营方式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……

壹

江西人补碗——自顾自

中国是产瓷大国，人们日常生活使用的器皿中，瓷器占了很大的比例。瓷器也是易碎品，一只瓷碗稍不留神跌到地上，轻则裂成二爿，重则粉身碎骨。于是上海街头就出现了专门修补瓷器的行业，叫作“补碗”。江西景德镇是瓷都，几乎50%以上的人从事制瓷或与瓷器相关的行当，于是“补碗”也成了江西老表的专利。旧上海有数以百计的补碗担穿梭在上海的大街小巷，市民们只要花几文小钱，补碗匠就可以使你“破碗重圆”。清末出版的《沪江商业市景词·钉碗》中讲：

铜钻钉碗唤门前，
小巧铜锣密搭连。
修补完成无漏泄，
藉资糊口巷中穿。

补碗匠使用一支锋利而坚硬的金刚钻头，在瓷器分裂的边缘钻出几只小孔；用粗铜丝敲扁后制成骑缝钉（有点像今日使用的订书钉）；在钻好的孔里填上粘胶，再将骑缝钉钉进孔里，碗就补好了。

实际上，日常使用的瓷质器皿价格并不贵，但是，补碗的价钱要比买一只新碗便宜得多，所以，贫穷而善精打细算的家庭主妇会将破碗保藏起来，等补碗匠来补碗。大约到了上世纪60年代中期，人们的收入逐渐提高，要补碗的人也逐渐少了，补碗这一行业也在上海消失了。不过，在北方话中留下了“没有金刚钻，别揽瓷器活”的谚语，而在上海也留下了“江西人补碗——自顾自”的俗话。原来，金刚钻在瓷器上钻孔时会发出“吱固、吱固”的响声，“吱固、吱固”与上海方言“自顾自”谐音。



薛理勇

补碗匠、贯器店、篾竹担及其他



盛宣怀大出丧

雇花轿迎娶新娘



貳

承办婚丧的“贯器店”

《沪江商业市景词·贯器店》中讲：婚丧喜庆爱堂皇，唤得专门贯器装。任尔安排何品级，不难富可敌侯王。对如今的青年们来讲，“贯器店”一定是一个十分陌生的名词。“贯”是出租、出借的意思，“贯器店”就是出租器物的店铺。结婚和死亡是人一生中必定会遇到的两件大事，所以人们又特别注重婚礼和丧仪，除了遵守规定的礼制外，当然也要大办婚宴和豆宴。突然之间有数以百计的人来贺喜或奔丧，家里日常使用的桌子、凳子、日用器皿就不够用了，于是贯器店应运而生。

上海是个大城市，贯器业也很发达。

以前，上海饭店的规模不大，只有为数不多的大饭店才有能力接待“红白喜事”，大多数的婚宴和豆宴只能在自己家里，再暂借邻居的房间举办。临时需要的炉灶、桌面、日用器皿可以向分散在附近的贯器店租借。“大姑娘坐花轿——头一回”，传统的“明婚正娶”的合法婚姻，男家必须雇花轿到女家迎娶新娘，于是，规模稍大的贯器店还配备花轿并提供专业化的“司仪”服务。“任尔安排何品级，不难富可敌侯王”，上海是一个商业化程度极高的城市，只要你肯花钱，贯器店可以为你操办一切，并保证使你满意。

盛宣怀是李鸿章的幕僚，中国洋务



「推桥头」
篾竹担



叁

走街穿巷的篾竹担

竹子原产和盛产于热带和亚热带的亚洲和美洲，中国是世界上主要的竹子产地。中国的竹制品也十分繁多，在家具和日常使用的器具中有竹凳、竹椅、竹床、竹榻、竹席、竹扁担、竹筛、饭箩、淘箩、竹篮等。可以讲，在塑料制品出现之前，上海的家每户都会有不少竹子制品，而最多的也许就是竹篮、淘箩之类，当然上海也有许多竹制品作坊。南市东门外有一条叫作“篾竹弄”的小路，据说，以前这里是上海最大的竹器市场。

1910年上海出版《图画日报·营业写真·做饭箩》的配画诗写得有趣：

劈细篾练做饭箩，大箩足盛饭一锅。
小箩亦容数十碗，装饭似比饭桶多。
乃知饭桶真无用，若用饭箩何用桶。
莫怪无用之人称饭桶，
不但只能装饭真惶恐。

饭箩是盛饭的容器，饭煮熟后装入饭箩里。大的饭箩可盛几十斤米做的饭，小的也可以盛几斤米做的饭。饭箩大多是工厂码头使用，家庭使用得最多的是菜篮、饭篮、淘箩之类的竹制品。竹制品使用久了会损坏，尤其是菜篮、淘箩之类的常用品，于是，昔日的上海滩就有数以百计的篾竹匠，挑着竹担走街穿巷，以修补竹器为生。修一只淘箩的价钱大概只有买一只淘箩的五分之一到三分之一，用户花不多的钱得到一只“修旧如新”的淘箩，而篾竹匠也藉此谋生。

应该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起，许多日用竹制品逐渐被塑料制品替代，竹器铺和篾竹担逐渐在上海消失，人们也许只能在某些旅游景点寻觅到篾竹担的影子。

补碗吃摊



伍

马路上的“吃食担”

清末出版的《沪江商业市景词·各式点心担》中咏：腐浆索粉及藜羹，尽是肩挑唤卖声。更有锅炉油灼物，纷纷小本共营生。在中国的三百六十行中，走街穿巷的流动摊贩可以称得上最多的行当，而这种摊贩在三百六十行中占了多少行，

谁也讲不清楚。上海街头的点心担旧时被叫作“吃食担”“小吃摊”等名，供应的品种有面条、馄饨、豆浆、糖粥、鸡鸭血汤，估计在百种之多。小吃摊的投资成本低，操作方便，是许多初来上海求业者的首选，分散在大街小巷的小吃摊也为方便市民生

运动的先驱，清末任大清邮传部尚书。1916年盛宣怀在上海斜桥寓所（即今南京西路成都路一带）逝世，其家族出资30万两为他举办丧礼。当时大清已经灭亡，龙已不再是皇帝专用的图案，盛氏家族委托上海物华号贯器铺定制了一部64人抬的龙身灵车及其他礼器，公共租界公部局还特许扶灵的仪仗在租界通行。这是上海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出丧，被叫作“盛宣怀大出丧”，时人作《上海竹枝词·盛杏荪出丧》：

丧仪绚烂满长街，今古中西一列排。
经费宽筹三十万，破天荒是盛宣怀。

上海的贯器业于1956年后全部结束。不过，如今估计有一千家的“婚庆公司”或“礼仪公司”，实际上是原来贯器店的变种。

肆

齐心协力“推桥头”

“推桥头”也是旧上海的三百六十行中的一行，而如今，也许只有上了年岁的人还记得“推桥头”这一行当。

苏州河是横贯上海市区的最大的河流，把上海市区分割为“浜北”和“浜南”。苏州河上有许多桥，沟通两岸的交通。以前，苏州河是苏浙进出上海的主要航道，为了确保航运，苏州河的桥建得较高，而上海市区的土地十分紧张，苏州河上桥的引桥又相对稍短，所以苏州河上的桥都较陡，这给车辆上下桥增添了许多困难，于是出现了一种“推桥头”的职业。

浜南的十六铺一带是上海主要的码头区，近海和苏浙一带的货船大多停靠在这里，货物上岸后再分散到各市场，人力货车大多经乍浦路桥运往浜北，而乍浦路桥又是苏州河上最陡的桥，没有人相帮，重车几乎是无法过桥的，于是有一有货车出现，就有人蜂拥而上，帮助推货车上桥，车主随即支付几个小钱。

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，黄包车还是上海主要的代步工具，黄包车过桥也十分吃力，于是又有一帮帮助黄包车过桥的流丐。1936年出版郁慕侠著《上海鳞爪·拉一把》中讲：

人们坐了人力车经过苏州河一带的盆汤弄桥、天后宫桥、老闸桥、垃圾桥，车子刚上桥堍，常有蓬首垢面的乞丐一手握住车杠，口里嚷道：“拉一把。”等到拉到桥面，他就伸开五指索钱，并道：“老板，一只铜板小意思。”唠唠叨叨，絮聒不休，倘不给铜板，他又振着嘴叽咕而去；如系女流，不给他钱常常破口谩骂，出言污人。他们有杜巧，有小巧，还有女巧，每天早晨七时起至晚上一时止为他们规定的工作时间。

解放后，“推桥头”的流民或被遣返回乡，或被另行安置工作。大约到了60年代后，“推桥头”者基本消失了，这可真苦了人力车运输工人，重车无法上桥，他们只得央求路过的行人帮忙。好在解放后的市民“觉悟”较高，只要你的车辆或货物不太脏，大多数市民会鼎力相助，帮助“推桥头”的。而如今，机动车基本上替代了人力车，在上海已很难见到“推桥头”了。

活，丰富城市文化起了一定的作用。

这是一张拍于上世纪30年代的上海街景，是一主营油豆腐细粉汤和排骨年糕的小吃摊。担子左边是一口炭炉，高出的筒状物是烟囱，右边的担子存放食物的半成品及餐具，担子上挂着的三只铁丝针箴是用来烫烫食品的。

如今，上海街头的小吃摊依旧“繁华”，但这样的油豆腐细粉担是看不见了。